

121.67
1041

國學小叢書

韓
非
子
研
究

王世瑄 著



目錄

第一章	韓非子傳略	一
第二章	韓非子思想的淵源	七
第一節	概說	七
第二節	韓非子與儒家	八
第三節	韓非子與道家	一四
第四節	韓非子與墨家	一八
第五節	韓非子與法家諸子	二〇
第六節	韓非子與伊尹太公	二九

第七節	結論·····	三二
-----	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	韓非子書考證·····	三三
-----	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節	概說·····	三三
-----	---------	----

第二節	韓非子書的篇數問題·····	三四
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節	韓非子書的真偽問題·····	三八
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四節	韓非子著書的前後問題·····	四〇
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五節	韓非子書與後學·····	四二
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

第六節	結論·····	四五
-----	---------	----

第四章	韓非子學說·····	四六
-----	-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節	概說·····	四六
-----	---------	----

第二節	法治論·····	四七
-----	----------	----

第三節	君術論·····	六二
-----	----------	----

第四節	參驗實用論·····	七五
第五節	現代的觀念·····	七九
第六節	人性利己觀念·····	八四
第七節	結論·····	八九

韓非子研究

第一章 韓非子傳略

韓非子名非，唐以前稱韓子，唐以後，爲別於韓愈，故大都稱韓非子。史記列傳說：

韓非者，韓之諸公子也。

韓非子生於戰國，是韓的諸公子。我們雖知道他是諸公子出身，但憑他以諸公子的資格，想進用於韓王，是不可能的。當此之時，韓被強秦侵略，國土日削，韓非子乃以其所學，上書諫韓王。史記說：

非見韓之削弱，數以書諫韓王。

我們想到他有上書的機會，也許因他是諸公子的關係。但也許因爲他正是韓之諸公子，他對於愛韓的熱情，隨處可以看到。太史公記着他關心於韓的話道：

於是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，執勢以御其臣下；富國強兵，而以求人任賢；反舉浮淫之蠹，而加之於功實之上。以爲儒者用文亂法，而俠者以武犯禁；寬則寵名譽之人，急則用介冑之士……

太史公是把韓非子的滿腔心事，概括地說了出來。韓非子所憂於韓國的正是韓王不能制法用術，而韓國削弱的結癥，就在：

所養非所用，所用非所養；悲廉直不用於邪枉之臣，觀往者得失之變。（史記）

韓非子是實在抱有治理韓國的野心的，因爲他愛韓國，所以他著書求進，如定法、六反、難勢、詭使等。也因爲他痛恨當時執政的非人，所以他著五蠹顯學。他更因爲他的哲理深玄，所以在內外儲說裏用了許多歷史上的故事及民間傳說以伸明之，又如說林上下及難一至難四等篇。史記說：

非爲人口吃，不能道說，而善著書。

這使我們可以想見韓非子是不大會說話的。不像其他的游說家，用美妙的言詞，說得娓娓動聽，以博高官顯爵。他痛恨當時游說之士，以爲浮而不實，這也許是爲了他自己口吃的緣故，不能用美妙

的言詞來和君王面談。但因此使我想到他埋頭著書的苦學態度。他不會挑撥的，不會煽惑的，不會僞詐的，他是沈靜而有深思的政治家，他祇希望能實現他的策略，不願以旁敲側擊的卑下的手段來實現他的策略。雖然他的『七術』『六微』也有說到用譎巧小智以御臣下的意思，但這祇限用於君王，任何人也不能採用的。

史記裏說韓非子喜刑名法術之學，而其歸本於黃老。我們在他所著的書裏，可以知道他是重法術的人，而法術的規定是由刑名而來。刑名之成因，在人君於虛靜中參悟而得，所以太史公謂其歸本於黃老。

韓非子是荀子的弟子，與李斯同學，李斯自知不及韓非子。韓非子的學問，多半是承荀子而來，荀子說人性惡，韓非子也以爲人心利己。我們看到李斯自以爲不及韓非子的話，可知韓非子是一個敏悟而好學的人。但韓非子以人性利己爲其學說之根本，而同時於其學說中也有非古法的意思，可見他受業於荀卿之後，必另有其師。我們在他取申、商兩家之論，發揮自己的思想，及用法術的成由，來自虛靜的意思中來推想，他即使不會另有其師，而與他往來的朋友賓客之中，定有長於術

精於法，及研究道家之旨的人在。

這真是異常可惜的事：韓非子抱着偌大的志願，而竟不能爲韓王用，終於在韓王安五年，把這位胸懷大志，腹滿經綸的諸公子韓非子出使於秦。我們在史記韓世家裏可以看到：

王安五年，秦攻韓，韓即使韓非使秦。

秦王是一向仰慕韓非子的才學的，他這次攻韓目的是在想得韓非子。史記說：人或傳其書至秦，秦王見孤憤、五蠹之書曰：『嗟乎，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，死而不恨矣！』

可見韓非子的書是如何的感動了秦王！又記着：

李斯曰：『此韓非之所著書也。』秦因急攻韓，韓王始不用非，及急，迺遣非使秦，秦王悅之……這時候，韓非子有否進用於韓王，我們固不可知。但此時韓王當已知道了韓非子的才學而想進用吧？否則，何以一定要等到急了，纔放他出去？

韓非子被使之秦，當不是韓非子的本意，而秦王也許以爲韓非子一時未必爲秦用，故『未信用。』

然而還有更痛惜的事在後呢。韓非子爲了才勝於李斯，且是韓之諸公子，便引起了李斯和姚賈的讒害。

李斯、姚賈害之，毀之曰：『韓非，韓之諸公子也。今王欲併諸侯，非終爲韓，不爲秦。此人之常情也。今王不用，久留而歸之，此自遺患也。不如以過法誅之。』（史記）

秦王起初因爲未能信用，所以聽信了李姚的讒言，乃『下吏治罪』。在這時候，韓非子也曾掙扎過。『韓非欲自陳，不得見，』可是有什麼辦法呢？他祇知道要想見秦王以自陳，可是他卻沒有辦法使李斯、姚賈來同情他，更沒有辦法使他的同學——李斯來拯救他，去掉了害他的心。

『李斯使人遺非藥，使自殺。』韓非子終於死在他的同學李斯手中。

在這時候，秦王不是沒有顧念到以重兵得來的韓非子，『秦王悔之，使人赦之。』但已經太遲了。『非已死矣。』

史記上僅這樣的記着，對於韓非子的系譜生卒，沒有詳細的記載，獨於他說難一文，却全篇記上去。後人有論到太史公記說難，以爲韓非子自知說之難，而卒不免於禍，太史公似乎有譏笑的意

思；也有人論到太史公愛說難辭藻的美妙。我以為太史公所說明的韓非子學說，可以概括全部，而於說難未能括入，爲此單獨記着。然這也不過是臆測的意思，找不到相當的証據的。

我們對於韓非子的一生，祇能像上面那樣的由想像而推測，可是像後面記的似乎比較得確實些：

一、韓非子從學於荀子之時，大約荀子正在齊。那時荀子一定很得意，他的弟子似乎也多。而此時韓非子和李斯都是很年輕的。當在紀元前二七〇年稍前。

二、韓非子上書於韓王，當在荀子處受業之後。上書既非一次，則他住韓的時間一定也很長。當在紀元前二五〇年左右。

三、韓非子也就在韓時努力著書。他出使於秦，適韓王安五年，在紀元前二三四年。

四、荀子適楚而廢，家於蘭陵之時，李斯已仕秦，而韓非子則已死。當在紀元前二三〇年以後。

五、韓非子於韓王安五年入秦，不久，被李姚讒殺，故韓非子在秦，至多當不過一年，是他的死，至遲在紀元前二三三年。時呂不韋已死，秦王十四年，韓王安六年。

第二章 韓非子思想的淵源

第一節 概說

春秋，戰國之時，思想界大放光明，儒、道、墨三家，縱橫錯雜，各立門戶，名、法、陰陽諸子互逞己見。那時，諸侯跋扈，王室式微，鬥爭殘殺，民不聊生。所以大智之士，或憫芸芸衆生，或博高官顯爵，便乘此而發揮他們的思想。這些思想的出發點，都不免帶了些政治色彩。諸侯既已各自爲政，不從王命，當然的，便想收羅海內之士，以爲己用，都想施用種種方法來強大自己的國家。在這些諸子之中，也有親見諸侯而被用被棄，也有著書以示意，欲求上達，也有抱才不遇，抑鬱以終，也有放浪形骸，自樂其樂。上而孔子、老子、墨子；下而管、慎、尹、楊、商、申……等等，都是如此。上者立道，下者倡隨，當時的爭執，是非常的激烈。在這時候，韓非子也在發揮着他的天才，以法術刑名之道，著成了他的全集。可是韓非子是異常地不幸，他竟抱才不遇，抑鬱以死。

韓非子的思想有一個特點：他採取了各家的主張，也詆斥各家的立論。他雖然採取了各家的主張，不過是藉以證明自己學說的可能性；而他雖詆斥各家，可是他的學說，多少也帶上了各家的要點。在這時候，海內的擾亂，實在是太厲害了，「仁義」不及救拔，「無爲」也一樣不能打動人心，而「兼愛」卻更是談不到。所尙足應付的（所謂勉強可以治標的）惟有法術。管仲、慎到、商鞅、申不害等言法言術，倒還能支持於一時。韓非子感到當時非治標不可了，所以他倡言「法術」。他不是空虛地說得動聽，他的學說當然有相當的來源，這來源使他有條不紊的著出這樣的一部書來。我們且研究他思想的來源怎樣。

第二節 韓非子與儒家

韓非子以刑名法術爲治國之道，在他的思想上，凡引證儒家諸子的，當然也是關於法術方面。且先看他對孔子的言行如何：

魯哀公問於仲尼曰：『春秋之記曰：「冬十二月，實霜不殺菽。」何爲記此？』仲尼對曰：『此言：

可以殺而不殺也。夫宜殺而不殺，桃李冬實，天失道，草木猶干犯之，而況於人君乎？」（內儲說上）這裏可以看出他是要如何的貫徹他的「必誅」的主張。又：

殷之法，刑棄灰於街者。子貢以爲重，問之仲尼。仲尼曰：『知治之道也。夫棄灰於街，必掩人；掩人，人必怒；怒則鬥；鬥必三族相殘也。此殘三族之道也，雖刑之可也。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；而無棄灰，人之所易也。使人行之所易，而無離所惡，此治之道。』一曰：殷之法，棄灰於公道者，斷其手。子貢曰：『棄灰之罪輕，斷手之罰重，古人何太毅也？』曰：『無棄灰，所易也，斷手，所惡也；行所易，不關所惡，古人以爲易，故行之。』（同上）

刑嚴如此，韓非子而稱道之，可以知道他對於治理上的主張了。又如：

魯人燒積澤，天北風，火南倚，恐燒國。哀公懼，自將衆趣救火，左右無人，盡逐獸而火不救。乃召閭仲尼。仲尼曰：『夫逐獸者樂而無罰，救火者苦而無賞，此火之所以無救也。』哀公曰：『善。』仲尼曰：『事急不及以賞，救火者盡賞之，則國不足以賞於人。請徒行罰。』哀公曰：『善。』於是仲尼乃下令曰：『不救火者，比降北之罪，逐獸者，比入禁之罪。』令下未遍，而火已救矣。（同上）

嚴刑的成績有如此者，韓非子是緊緊地抓住著。同時他對於治國之道，所謂：「觀聽不參，則誠不聞；聽有門戶，則誠壅塞。」也引了孔子之語：

魯哀公問於孔子曰：『鄙諺曰：「衆莫而迷，」今寡人舉事，與羣臣慮之，而國愈亂，其故何也？』

孔子對曰：『明主之問臣，一人知之，一人不知也。如是者，明主在上，羣臣直議於下。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，舉魯國盡化爲一，君雖問境內之人，猶不免於亂也。』（同上）

韓非子所引孔子之語，往往不是論語裏的。大概孔子的正義，不僅是注重於刑法上。韓非子爲求自己的主張明白貫徹起見，不能不引孔子局部的言行以爲證明。可是韓非子對於刑法，一樣也執之以平均，不能有所偏袒的，他在外儲說左下，這樣的引着孔子的話：

孔子曰：『善爲吏者樹德，不能爲吏者樹怨。概者平量者也；吏者平法者也。治國者，不可失平也。』

韓非子是極端地提高君權的，他更引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事：

孔子侍坐於魯哀公，哀公賜之桃與黍。哀公曰：『請用。』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，左右皆揜口而

笑，哀公曰：『黍者非飯之也，以雪桃也。』仲尼對曰：『丘知之矣。夫黍者，五穀之長也，祭先王爲上盛；果蓏有六，而桃爲下，祭先王不得入廟。丘之聞也，君子以賤雪貴，不聞以貴雪賤。今以五穀之長，雪果蓏之下，是從下雪上也，丘以爲妨義，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。』（外儲說左下）

孔子弟子的言行，韓非子也有雜入的。

曾子之妻之市，其子隨之而泣。其母曰：『女還顧，反爲女殺彘。』適市來，曾子欲捕彘殺之。妻止之曰：『特與嬰兒戲耳。』曾子曰：『嬰兒非與戲也，嬰兒非有知也，待父母而學者也，聽父母之教。今子欺之，是教子欺也。父欺子而不信其母，非以成教也。』遂烹彘也。（外儲說左上）

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，仲尼幾而取之，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；宰予之辭雅而文也，仲尼幾而取之，與處而智不充其辯。故孔子曰：『以容取人乎，失之子羽；以言取人乎，失之宰予。』（顯學）

荀子立論，亦歸儒家，韓非子既受業於荀子，自然也有荀子的思想在。但因為荀子和孔子有顯然的不同點，那便是荀子主性惡，韓非子和荀子相同的地方，也就是這一點。並且韓非子和荀子一樣的主用嚴刑。

在韓非子文中，他絕口不提荀子，我們也不知他是什麼意思。大概韓非子對於荀子以外諸子，有不滿或反對的地方，故任其取舍；而對於荀子，似乎並沒有什麼意見。並且在荀子書裏面，祇有李斯、陳羈而無韓非子。在韓非子書中，難三裏僅有一句提到荀子：『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』（按孫卿即荀卿，司馬貞、顏師古謂爲避漢宣帝諱。）但韓非子的思想脫胎於荀子的很多，常常有暗合的地方。

荀子性惡篇說：

人之性惡，其善者僞也。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，順是故爭奪生，而辭讓亡焉；生而有惡疾焉，順是故殘賊生，而忠信亡焉；生而有耳目之欲，有好聲色焉，順是故淫亂生，而禮義文理亡焉。然則從人之性，順人之情，必出於爭奪，合於犯分亂理而歸必暴，故必將有師法之化，禮義之道，然後出於文理而歸於治。用此觀之，然則人之性惡明矣，其善者僞也。……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，以爲偏險而不正，悖亂而不治，是以爲之起禮義，制法度，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，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。始皆出於治，合於道者也。……

荀子的主張是人性惡，善者僞也。治惡的方法，惟有起禮義制法度。韓非子說：

父母之於子也，產男則相賀，產女則殺之……慮其後便，計之長利也。（六反）

這不就是荀子的性惡嗎？又說：『人臣之於其君，非有骨肉之親也，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。』（備內）
不就是善者僞也嗎？接着他又說：『故爲人臣者，窺覘其君心也，無須臾之休。』（同上）『醫者吮人之傷，含人之血，非骨肉之親也，利所加也。』（六反）不就是荀子所謂生而好利，生而惡疾，生而好聲色嗎？

韓非子又說：『道者，萬物之始，是非之紀也。是以明君守始，以知萬物之源，治紀以知善敗之端。』（主道）又與荀子制法度相合。所不同者，荀子主張以禮義，韓非子則否。

荀子重嚴刑，以法爲根本：

夫德不稱位，能不稱官，賞不稱功，罰不當罪，不祥莫大焉。昔武王伐有商，誅紂，斷其首，懸之赤旆。夫征暴誅悍，治之盛也。殺人者死，傷人者刑，是百王之所同也……刑稱罪則治，不稱罪則亂，故治則刑重，亂則刑輕。